

何祚欢文集

He Zuohuan Wenji

养命的儿子

Yangming de Erzi

(中短篇小说集)

何祚欢/著



武汉出版社
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何祚欢文集

He Zuohuan Wenji

Yangming de Erzi

(中短篇小说集)

养命的儿子

何祚欢 著

武汉出版社
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

(鄂)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养命的儿子(中短篇小说集)/何祚欢著. —武汉:武汉出版社,2006.11

(何祚欢文集)

ISBN 7-5430-3566-9

I. 养… II. 何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32070 号

著 者:何祚欢

责任编辑:李 理 关 铭

装帧设计:刘福鼎

督 印:方 雷 朱有茹 戴 涌

出 版: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 编:430015

电 话:(027)85606403 85606625

<http://www.whcbs.com> E-mail: wuhanpress@126.com

印 刷: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14.125 字 数:353千字 插 页:2

版 次:2006年11月第1版 2006年1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286.00元(全套共8卷 本卷定价38.00元)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

He Zuo-huan Wenji

何祚歡文集

养命的儿子（中短篇小说集）





何祚歡文集

He Zuohuan Wenji

养命的儿子

封面题字 / 陈义经

责任编辑 / 李 理

关 铭

装帧设计 / 刘福珊



目 录

养命的儿子
(中短篇小说集)

养命的儿子	1
栖云寺晨钟	42
“白狗子精” 传闻	92
汉正街小人物白描	115
老 琴	151
轮 回	157
美人脱衣	168
真假警察	182
左臂拳王	229
失踪的儿子	238

养命的儿子

飞来的堂兄弟

县统战部门一位同志来找我，说有个日本人，自称是我们家族的后代，打算近期内回国来寻根，实现三代人认祖归宗的愿望。我是本家族的长房长子，年过半百，且又算得上本县的社会名流，这件事就必须我出头了。

我想，本家族有什么事值得一认的呢？从我做小伢的时候起，就听老人们不断数着本族的头面人物，可是除了厨头、工匠，实在找不出几个算得上有头有脸的。汉朝的何晏地位倒不低，能算个有头有脸的，只是他的脸生得太白，别人以为他天天搽粉，所以被称作“傅粉何郎”，显得有些男不女的。这种人，本家族与之为伍尚嫌耻辱，还会引以为荣吗！解放前我们族长倒常提起一个人：何应钦。虽然族长说不清他到底是几个官，但官不小是可以肯定的；同时，不管他原籍是哪州哪府，谁又敢否认五百年前是一家呢。到了解放后老人们就不再说了。于是有些人重新打听新人物。听说有个何香凝，便很兴奋了一阵。再一问是个女的，一个个大半截都凉了，照规矩女人是不入族谱的。

那年头我已经在省城上高中了。假期回乡听到老人们失望的声调，未免心疼。虽然我不打算学文，但我晓得有个何其芳——他的名气很大。怀着解围的心情，我说出了他。族中人等，于是在闲三

话四之间又多了几分自豪。按本族“永昌其祚”的字辈，“其”字正在谱上，并且比我长一辈。老人们这样一推算，很多族间兄弟便挤着我这个长兄，带头承认那远在京城的族叔。村里有名的么房么爹何昌平还说，老年间族中有目共睹，四川是有人到祠堂来请过族谱的，他们是满清闹“湖广填四川”那一阵子迁去的族人。何其芳是四川人，那么十有十一是我们谱上延续下来的字派。过了几年，我从大学分配回本县，在最高学府县一中教高中物理。回乡机会虽多，我却一直忍着没告诉何昌平，中国还有个大学物理学家叫何祚麻。因为我怕他又拿出何处填何处的历史根据，让我一厢情愿地去认堂兄。

我那位将从日本飞回的族人，是晓得本族之中出了些出类拔萃的人物，赶回来攀附呢，还是从近年的大批文艺作品中，受了海外赤子落叶归根的影响，回来寻找安慰呢？我没得工夫去分辨，对参与接待兴趣不大。可是由不得我。统战部门的同志，是带着本族的么房么爹，退居二线却余威仍在的村支书何昌平来的。何昌平向我证实，人家那一面说得根对叶对梢也对：老家在马鞍山下，乃当年俞伯牙为之摔琴的钟子期的故乡；大名何祚国，祖父何昌农，是民国二十五年离家出走，以后下南洋去的。

我到底有几岁年纪了，祖上的事情多少晓得一些的。人家那一面的确说得能对上号：我祖父那一代是弟兄四人。祖父行大，名叫昌文，却在种田；他的二弟昌武，倒是个读书人；老三就叫何昌农，名副其实在家务农；老四半道夭亡，记得连谱都是后来补上去的。这个何祚国是昌农的嫡孙，那就是我的未出五服的堂兄弟了。既然人家是正根正道，经得起考证，回到故土来孝敬一番祖先，自是无可厚非。对我，也还算得上是件喜事。

于是我花了一点精力，找了几位健在的本家故老，了解了一些族中的掌故轶闻，以便在那位外国兄弟归来之时，多一些谈论的资料。

几个月以后，一辆小“面包”把我接到了县委小招。

在宽敞、明亮、略带几分豪华的会客室里，县统战部长和我那幺房幺爹的何昌平，正陪着一个什么人闲聊，见我进来，大家都笑着起身相迎。何昌平以不容置疑的权威口吻，拖着那个生客向我介绍：“这就是你的兄弟何祚国。”又指着我说：“你们是一脉一支。他叫××，是个大知识分子，你们家长房的长兄。”于是堂兄弟伸出手来，满面春风地叫了一声：“大哥！”

握手的时间，我打量了他。天哪，我这堂兄弟，怎么长着西洋人的个头、东洋人的五官、南洋人的肤色？他哪里像我们家族的人哪！

这堂兄弟，不愧是海外经商的，不知是怎样看出了我这时候的“闪念”，一落座就主动讲起了他的身世来历。从这一点，我就看出他的聪明来了。远隔重洋的，哪能像国内的人一样，凭当地派出所的介绍信证明自己的身份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何祚国在海外历经三代，说起自己的家世，竟跟我这本乡本土的人同样熟悉！

老三是个养命的儿

祚国的祖父昌农排行老三，实际上是他们弟兄当中的老幺。说是老幺，他却是个顶得起门户的儿子。他农忙种田，农闲赚钱，一刻也不肯偷懒。农忙种田，耕犁耙耖，样样是“好佬”；农闲赚钱，木、石、瓦、铁，行行手艺算得上匠。夸张一点说，只要是赚得到钱的手艺，他都能在很短的时间拿上手，做得像模像样。

昌农有条件发财。他终究没有发财。

他的父亲有个说法：树大分丫好看，人太分家不好看；一家人过日子就像是擀面，厚处朝薄处擀一点，才能平平地和。所以何昌农捞得到钱却存不住钱。

北京城闹“五四”运动那一年，十几岁的昌农体体面面地成了

亲。喜事过后，老太爷把昌文、昌武、昌农三对夫妻召到了一起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召开家庭会议。不过那时候的家庭会议只会不议——般成员不得开口，只听家长训话。老太爷宣布，亲戚六眷，本家和乡邻们送来现银共有若干，买何物用去若干，现在尚余若干。根据家庭历来的成规，这些钱将主要用于贴补家用，弟兄三人，各从中抽出一成作为日用花销。说罢当场兑现，立即散会，绝不安排分组讨论之类的议程。

何昌农伴着新婚的妻子回到房里。妻子黄氏一脸的不高兴，用熬瓦罐汤一样细而不断的絮语，说出了天大的不理解——我们的喜事，多下钱来也只能拿十股之一！何昌农晓得妻子一时适应不了婆家的章程，便实心实意地宣讲了本门本户的传统，强调了一家和睦相处的深远意义，以及切实做到的必要条件。新媳妇黄氏由此领悟到：在这个家里，重要的是维护古风，掂斤簸两是要遭人鄙弃的。

此后，何昌农依旧活跃在乡乡镇镇之间，靠手艺换钱。“荒年饿不死手艺人”，他这个手艺人却是一家子的钱袋子。本家故老、亲戚六眷，谁都夸老三何昌农是个“养命的儿子”。

民国二十年，一场大水淹没了汉水和长江之滨多少村庄。灾荒过后，差不多的人家吃饭都难，请木匠、瓦匠做活又拿得出几多钱来！何昌农家里也是百废待兴。老父亲只有叹气的功夫。大哥昌文只能去整畦，开沟，赶种晚秋，保住全家不饿肚子。二哥昌武越是着急越是手不释卷，到哪里变得出钱来！只有昌农了。昌农再不想办法，不去赚，一家人就黑了天了。照以往那样串乡肯定不行，“荒年饿不死手艺人”，那样确实仅能保住饿不死。何昌农横下心来，一根扁担挑两头，一头木匠家什，一头被窝，下了汉口。

到底是大地面，汉口人跑水荒都不同，有钱的把细软一收拾就跑。水一退，铺子一家接一家就开起来了，照样是鞭炮连天，灯红酒绿。生意人进出的都是活钱，只要生意不歇，伤了元气补起来也

快。为了补得更快一点，哪家铺面都要把门面搞好些，撑也要撑个没伤元气的架子。所以，大水过后的汉口，木匠、泥瓦匠、油漆匠成了各家铺面争着请用的热门，何昌农白天在店铺里砍砍刨刨，砌砌补补，晚上回到小客栈，就忙着数日渐其多的铜角子，然后找机会把它们换成银洋，带回家去。

“吊颈也要找大树”。何昌农在汉口算是开了眼界。汉正街、花楼街、长堤街，乃至英俄法德各国租界，晓得有几多手艺人。大家要吃饭，还想吃得比别人顺口，就要拿一点“罩”得住人的本事来。何昌农跟人家比，向人家学，暗暗地“瞟”，掏得了不少“值钱”的手艺。凭着这些手艺，找他的主顾越来越多了。相比之下，在汉口这个地方赚钱，只要拿得出像样的手艺，那是比串乡容易多了。他动了心思，想在汉口找个立脚的地盘：大哥和侄子们早就管得下田里的事了，一家人横直是要钱用的，何必不在汉口开财路。

他想起了本家五叔。五叔在汉正街谦祥益附近开了一家很有规模的“浙江老凤祥兴记金号”。虽然已出五服，虽然早已全家迁居汉口，但五叔却不是不认乡亲、不认宗族的人，昌农第一次登门拜访，就留下了这样的印象。以后，他很得体地增大了登门拜访的密度，每次都带着城里富家子弟喜欢的炒米泡、糖果之类的家乡土货，每次都像是偶然发现似的，做一些他做得了的木工活。常言说“买死的人情欠大的债”，昌农感动了五叔。五叔与首饰业同行的交往，越来越不避讳昌农。由于五叔的提携，同行老板们对“三先生”也有了好的印象。

一次，五叔金号的掌作师傅回乡探亲，在五叔苦于找不到替工的时候，昌农站出来拍了胸。瞟熟的手艺听熟的经，何昌农打替工做出的首饰，竟跟那掌作师傅差上不差下。五叔在惊异之余，就想让昌农留下来。在技术不相上下的情况下，老板们一般喜欢用沾亲带故的人。但是何昌农不愿意夺人家的饭碗，谢绝了五叔的好意。

五叔因而觉得欠了昌农的情，总想找个机会帮他一把。不久，“老凤祥兴记”生意大发，柜上出货多，作坊里做不过来，五叔就让昌农帮忙做加工。于是，在汉口的一个小巷子口，昌农获得了能摆下一张桌子的地盘，一方面给五叔的“老凤祥兴记”做金首饰，一方面做农民喜爱的银首饰，银项圈、长命锁之类。

虽然是一张桌子的地盘，没得招牌、字号，但当街的手艺是很能为师傅传名的。那时候，哪家铺子都有一两个人专司跑街抓情报之职，何昌农的手艺被几家金号盯上了。生意人哪个不想闯字号？闯字号又如何少得了好的掌作师傅？可是何昌农拒绝了任何一家金号让他掌作的邀请，不管月薪多高，因为他不能对不起五叔。老板们请不到昌农，便退而求其次，也像五叔那样，让他做外加工。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这要求就不好拒绝了，谁抹得开这面子！于是，何昌农既为五叔加工，也为其他金号加工，本事是越练越精了。数着一天天多起来的银元，何昌农相信凭着自己的本事，完全可以发起来，让老父亲和大哥、二哥也过几天“大户人家”的日子。他当然想不到，他接受几家的加工，恰恰在五叔的心里播下了不满的种子，等到明白的时候，就来不及了。谁也不可能在春风得意的时候认识生活，这段时间，正是他春风得意时。

民国二十二年春天，金银首饰业几个老板张罗，几个老板助资，终于使何昌农成了一家金号的老板。这家金号的地点离五叔的“老凤祥兴记”不远，招牌是“老凤祥隆记”，既有与昌农的农字谐音的意思，又有与“兴记”对应，暗联“兴隆”二字，表示一家族两牌号的意思。招牌前边也冠以“浙江”二字：浙江首饰业有着不可动摇的领袖地位，浙江帮的弟子，再传弟子，不管是不是浙江人，都愿带着这标记以广招徕。

何昌农成了有字号的老板，乡下家里自然不能马虎，也有条件讲究了。农村里体面不体面不在乎衣着，房子才是金字招牌。老父

亲当家，二哥三下汉口催挤，“隆记”金号开张后最初的红利还没来得及还本钱，就拿到乡下做房子了。老屋一扒，重新起六间两重、一砖到顶的，说不上豪华，气派还是有的。屋里的摆设、人身上的穿戴，也随着“隆记”金号的兴隆，变得有光有彩了。老父亲和大哥二哥走出门去，格外地被人高看一眼。本族的、外姓的，差不多的人见了老父亲，都改口称老太爷，说老太爷有福，养的儿子有出息。其实大家想说老三有出息，当着老太爷又只能说含糊些。因为老太爷最忌讳晚辈们争高低，破坏了平和相处的家风。

作脸的儿子不养命

何昌农的“老凤祥隆记”开业不久，他就发现开金号与做作坊有多大的不同。做作坊，他接了活便做，做了便交，气力、灵气都花在手艺上，不晓得几对他的胃口。当了老板，挂上了“金号”的金招牌就不同了，没得老板的架子就上不得台盘。首先你不能自己掌作，手艺再好，自己掌作就显得小气，同业瞧你不起。在柜台上，老板也不能轻易去招呼一般的主顾——买只把净面戒指、个把银项圈的，有学徒应付就足够了。何昌农只有“入乡随俗”，学老板们的样，到交际场里去，把精力花在拉关系上。店子里的事，只得交给管事、账房、掌作师傅去各负其责。他觉得既受憋，又不放心。

上阵不离亲兄弟，打仗还须父子兵。昌农想把二哥请出来管账。弟兄伙的本来就没分过家，这铺子算得上是全家人的。二哥往账桌上一坐，不管他到哪里去应酬，店堂里就有个贴心的人盯着了。

过不多久，“隆记”金号柜台内高高的账桌上，坐着了何家的“二先生”。

“二先生”何昌武从乡下出来，大摇大摆地当了金号一半的家，着实很兴奋了一阵。因为二先生的前半生过得太不顺心了。

何昌武比何昌农大十岁，他从小就生得瘦弱，白净净、细嫩嫩的。受看、讨喜，却不像庄稼人的料。老太爷接受亲戚的建议，送他去读书，好让无法“劳力”的儿子有点“劳心”的本事，将来也好改换门庭，光宗耀祖。

在学堂里，昌武是很得先生看重的。迈方步极显韵味，晃脑壳便有平仄，做起八股又快又好。先生断定他将来定有功名。他自己也鼓起眼睛盼着“连中三元”的那一天。一家人在先生的鼓动下，咬着牙让昌武读了“十年长学”。现在看，不过比初中多一年，那时候，这就算很难得很难得的了。世事的变化，使二先生的科举梦永远成了梦。没当成秀才、举人，二先生自己都拿自己不好办。种田？十年寒窗下来去跟牛屁股，未免有辱斯文。做生意？读书人顶看不起“重利轻别离”的商人。老太爷想他还有教书一途，二先生却给老父回话说，读书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，古人没得“便为良师”的说法。

弟兄不分家，对二先生来说是具有很大优越性的。头上的瓦、脚下的田都是大家的，今天我用大家的，明天我的大家用。二先生生来白嫩，也便一直白嫩下去。农闲的日月，乡下人向火清谈消长夜，三皇五帝一类的话题，哪个也不及二先生说的顺畅。每当这种时候，他便是众人眼里的圣人。

二先生是地道的斯文人。

种田人家出了斯文人是有面子的事。一家人供二先生读书十年，给他的分工似乎就是赚面子。

私下里，二先生自己不是没得感慨，没得嗟叹。老父年年为肚皮操心，他看也看熟了。圣贤文章，悠悠万事，旨也宏，志也大，但必须自己屋里灶门口一天有三顿，才读得上劲，读得牢靠。良医良相，哪个又不怕饿肚子。二先生何昌武又不是生下来就跟钱和饭有仇，他何尝不想自己弄饱自己的肚子，再跟一家人赚面子。只是

在门前屋后，在看惯他迈方步吟古诗的人眼里，他不愿改变过去为自己塑造的金身。换个地方，兴许他就变了。

真的，二先生到“隆记”坐上账桌以后，果然变多了。白天，他瞪大了眼睛收款找钱，记流水账；打烊以后飞快地总数字、扎账。一天一结，清清楚楚。余下的时间，他按昌农的意思，督促学徒练字、学算盘。有了尽职的二哥，昌农放心多了。

店里的事情放了心，外头的烦恼就变得突出了。汉口毕竟太大了，人物之众，使何昌农感到在交际场中常常玩不转。对同业的老板，对主顾当中的军政界人物和工商界大亨，他都能用谨慎、谦逊去博得人家的好感、同情。遇到能念几句歪诗、做出好酒令的社会名流，他就无法招架，露出大老粗的短处来。二哥在店里的表现，使他相信场面上的不足可由二哥弥补。于是，二先生越来越多地陪昌农进酒楼、上戏院、泡澡堂，与各路诸神交上朋友了。

对于老三何昌农来说，应酬场仅仅是应酬所在而已，他的行事，并不受灯红酒绿的影响。他从小便在漂泊中挣扎，赚钱养家。离父别妻，惯了。要赚钱，你有什么办法！屋檐下过夜、客房里住宿，无所谓；咸菜麸饼、鱼肉酒宴，都进得了喉。香的辣的、红的绿的、温的软的，他都想过，但他更善于把这些想头捏死在动念头的一瞬间。因为，他一个人舒服到了手，他的一家就望了天，说不定还毁了自己的名声。如今的日子，茶来酒往，当然是舒泰，但漂泊中养成的危机感，使他不致安心享受。

对于十年寒窗下培养而成的二先生何昌武，这个变化就太大了。过去的日子虽苦，但内有老父当家、大哥种田，外有兄弟赚钱，还不至于到吃糠咽菜的地步，丰年歉年，多收少收，何曾要他操心。清贫、清静，可以使他毫无旁顾地发思古之幽情，也可以向借债的讲操守，对放账的讲道德。总之，在那种环境里，贯彻执行圣人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行”的训示，似乎并不困难——饱暖尚

嫌艰难，何谈思欲；饥寒未至极处，敢起盗心？而且那偏僻的小村小湾，又往往以维护古风为荣，这就给何昌武造成了循规蹈矩的良好环境。看看那时候的何昌武，你会觉得圣人的伟大——晓得他的门生是在“无菌”的环境里培养的，必须有“三勿政策”，才能保证不受感染。看看更多的人，你就会发现圣人的疏忽——门生世代相传，盈千累万，一旦有人离开了“无菌”的环境又当如何？就是何昌武，到了汉口又是怎样？打从他坐上账桌开始，就跟圣人的教诲背驰了。应酬交际，又把他拖到了声色场中。轻歌曼舞时，红粉留香处，不看也得看，不听也要听。听得他心旌摇动，看得他方寸全乱。圣人们把“非礼”描写得十分可怕。二先生撩开那画着獠牙的帘幕，却发现其中原来竟有这般美妙的去处，如此温馨的佳境！二先生毕竟是讲道德、讲操守的人，每一次他都极尽努力，正襟危坐，做气功一般地意守丹田。然而从眼角眉梢流露的意向，却遮不住明眼人的耳目。“道”中的朋友，觉得二先生跟他们的缘分，要比三先生深得多。三先生是顽铁一块，二先生却是个开窍的，所缺的，只是跟他们一样的老脸皮。于是，有几个好酒贪杯的豪客，吆单喝双的赌徒，附庸风雅的才子，攀花摘柳的文士，纷纷与二先生作真的交上了朋友，跟三先生昌农反倒是地道的应酬了。这也是昌农自讨的。

二先生经了几次历练，果然开窍得很。论交言，舌头活泛；论要钱，算度清晰。就是不得不故意当赔钱篓子的场合，他也能面子里子过得去。昌农对比自己在场面上的窘态、不由不佩服，二哥行。二哥生就是劳心的。

民国二十二年在兴奋中过去了。汉口街上的生意人，多少受了点“洋”规矩的影响，也过起阳历年来了。快到民国二十三年的元旦，有人早就筹办着庆祝。首饰业同行，少不得也要互相请上一番。

何昌农不敢轻视礼节，年前就挨门挨户，在同业里走了一圈。过阳历年、阴历年，家家都要请客，最后就变成排着班由张家吃到

李家。这就比不得平时“拖桌子”，谁先谁后是要很仔细的。资历深的、资本厚的，肯定会主动占先。像何昌农这号新起新发的后辈，不要说往前抢，就是自愿放到最后，人家来不来还要看人缘。不注意这一点，就显得狂妄、越礼，就要遭同行们的谴责。何昌农需要同行的支持、抬举。他不但要把几家大老板请到，而且要创造条件，让人家请他。挨家挨户请，是五叔教给他的绝法子：先找资历、资本都算最强的，首先提出“元月一号午时请老先生光临”，那样的人家，只会抢这个时辰的，同时碍于情面，少不得要搭上一句“正要派人去请你”。就这样一家家地找大主子，完全可以同时把请人家与被人请两方面的事都定下来。何昌农按这办法一试，果然有效。元月一号一直到四号上午，七家比较大的老板依次请客，都有他何昌农一份。四号下午是他请客的时间，不但跟他差不多的小铺子老板要来，前面作过东的七家，也亲口答应来，在同业里，这的确算得上前所未有的殊荣。他非常感激五叔的指点。

元月四号下午，“老凤祥隆记金号”提前打烊。何昌武、何昌农弟兄，喜气洋洋地接待着同行的前辈们。特地从大兴酒楼请来的厨师和如期赴约的同业大老板，使这次节日团聚显出了极不平常的分量。酒席上，笑声喊声交织，低声谈论与猜拳行令互相映衬，气氛显得十分热烈、融洽。

酒兴正浓时，有人喊门，指名要见三先生。何昌农打开弹簧门，却见铁栅子外边站着的，是鼎鼎大名的贺二少爷。贺家是汉口数一数二的财主，既开工厂又开商号，房地产数目也很可观。这位二少爷，光是正规的姨太太就有四个。四姨太就住在附近幽静的坤和里。贺二少爷是轮流在太太们家住宿的。轮到四姨太这边住的日子，两口子总要到昌农铺子里来看看首饰，而且是每看必买，每买必贵。就凭这，何昌农早就跟他认熟了。今天来做客的首饰业老板，也和贺二少爷或多或少的有生意交往。此刻，何昌农有心让贺二少爷见